

【文化视点】

行诗壁上 这就是古人的“朋友圈”

新 橙

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游山玩水,现代人凡是外出,心中总会涌起万般感受,在朋友圈上记录并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亦是稀松平常。但在古代,既没有通讯工具和社交软件,发表诗词歌赋也要大费周章,旅途中的人们想一吐心声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题壁的文化传统。说是题壁,其实只要兴之所至,逢着各类建筑或者山石桥栏树干等凡能写画图形文字处,皆可题作画,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朋友圈”。

孟棻(唐)《本事诗》中记载,崔护清明独游城南,一位女子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人面桃花相映红”;然而次年清明,再访不遇,只叹门墙如故,“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就是写在左门扇即“左扉”上的。

有文字记载的题壁诗,最早出现在汉代。《晋书》卷三十六转引卫恒的《四体书势》上说:“(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师宜官,东汉南阳人,书法家:“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这是古代题壁诗的最早记载。

到了南北朝时期,题壁诗逐渐增多。自唐朝开始,题诗壁上蔚然成风。一些寺院、驿站、馆舍等场所,往往会有意留出一些墙壁,有的甚至专门设有诗壁,或者诗板、诗牌,供来往旅客题诗。

据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一:“澧阳道旁有甘泉寺,因莱公、丁谓曾留行记,从而题咏者甚众,碑牌满屋。”题壁诗蔚为大观,也成为一道风景,引得行旅者驻足品鉴。元稹《骆口驿二首》其中一写道:“邮亭壁上数字字,崔李题名王白诗。终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作者整日“不离墙下”欣赏题壁诗……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题壁诗的状况之盛。

唐朝杨凝式虽然是书法家,但“素不喜作尺牍”,他的主要书迹都是留在寺庙的墙壁上。《旧五代史·杨凝式传》说他:“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迹,辄流连赏咏,有垣墙阙缺处,审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以至“西洛寺观二百余所,题写几遍”。而唐代的诗僧寒山子,自称有六百余



首题壁诗,“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或许是最喜欢题诗壁上的人了。

直至两宋,题壁风气仍然盛行。文学家苏轼便是其中一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传诵至今的题西林壁便是他在游山时自己的独特感受。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调任湖州地方官而路过扬州平山堂时(另一说为元丰七年十月苏轼由黄州赴汝州时经过扬州),见墙壁上欧阳修的墨迹仍然龙飞凤舞,不禁怀念起恩师,写下“西江月”一词,来纪念平山堂与欧阳修,“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一句以景衬情,睹物思人,令人的人生无常而感慨万千。

宋朝之后,题壁风气逐渐退热。明清时期已经不多,但陆陆续续还是有人以题壁发表诗文。近代的题壁诗中,谭嗣同的七言绝句《狱中题壁》读来倍感气势雄健——“望门

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题壁挥毫,多是即兴而为,少了字斟句酌的刻意,多了真实性情的驰骋,诗句中洋溢着作者的不羁与洒脱。因此,千秋脍炙人口的经典诗歌中有许多精彩诗篇与题壁结缘。

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近代的题壁诗。1938年,国内战乱时,诗人戴望舒携妻子去往香港。1942年,香港沦陷期间,戴望舒因从事抗日文艺活动被日军逮捕,拘禁在域多利监狱,并在狱中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直抒胸臆而又委婉深沉的诗作,并没有实写诗人在敌人狱中的生活感受,而是据实以构思,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诗境。通过现实的土层和历史的烟尘,诗人抒发出自己一向擅长的浪漫主义诗趣和情调。文字于沉郁中显示力度,语调从舒缓里见出深沉,形象和画而平实、素朴而又飞扬着浪漫的热情。

狱中题壁

戴望舒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在
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深深的仇恨,
你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
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阴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转自人民网/文艺星青年)

【体坛纵横】

团结一致 目标可期 ——冰壶世界杯总决赛综述

卢菱婷 吴书光 杨帆



尽管赛前并不被看好,但中国男队在本届冰壶世界杯总决赛上勇夺亚军,创造了中国男子冰壶在世界大赛上取得的最佳成绩;重组3个月的中国女队也获得第五名;年轻的中国混双组合曹畅/苑明杰排名第七。

纵观本次比赛,3支中国队与老牌世界强队之间仍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但总体上这次大赛队伍找对了方向,找回了信心,奥运梦想和奥运目标可期。

对过去一个赛季近乎低迷、在世锦赛

上仅以第11名收官的中国男子冰壶来说,主场出战本次世界杯总决赛可谓挑战大于考验。

本次总决赛的参赛队伍,除东道主中国队,还有3站分站赛冠军、世锦赛新科冠军、上届冬奥会冠军以及世界杯积分排名靠前的尚未晋级的队伍。中国队与平昌冬奥会冠军美国队、世锦赛冠军瑞典队以及老牌世界劲旅加拿大一队同组,赛前几乎没人会看好中国队能从这个死亡之组出线。

然而,由邹强、巴德鑫、王智宇、许静韬组成的这支新老交替的中国男队,首战便7:6爆冷战胜世界冠军瑞典队,虽然此后又遭瑞典队5:0反击,但中国队凭借小组赛最后一日先后战胜美国和加拿大北美双雄的战绩,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昂首挺进决赛。最终,中国男队3:5惜败加拿大二队,获得亚军。

二役之前,中国男队在世界大赛的最好成绩是2008年冰壶世锦赛第四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第四。本次比赛获得亚军,老将巴德鑫很知足,“我们自己也没想到能打到决赛,甚至在决赛中和对手的比分这么接近,我们也做好了艰苦奋战的准备,因为来参赛的队伍都是世界强队,打

到这种程度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男队队长邹强表示,这次世界杯团队配合更加默契,通过和世界强队交手,学习到在关键时刻如何控制情绪,接下来团队会继续磨合。

经历了上个月加拿大男子冰壶世锦赛失利后,中国男队队员非常懊恼,觉得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水平发挥出来。痛定思痛,中国男队下周决心,重整旗鼓,实际上我们的奥运梦想和奥运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冰壶队领队雷懿说。

“这个银牌对我们冰壶项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强队之林,但可以说我们经过努力,经过刻苦训练,方向对了,道路对了。这个银牌更多是给大家一个信心、一个鼓,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重整旗鼓,实际上我们的奥运梦想和奥运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冰壶队领队雷懿说。

2019年是备战北京冬奥会的“固点”之年,即优中选优,初步固定国家队组成人员,基本明确重点运动员,并在国际高水平赛事中展示一定竞争实力。年初,经过一系列选拔,3支男队、3支女队入选国

家冰壶集训队,10对混双组合入围国家队训练营。他们通过竞争来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良性的竞争推动了队伍的发展和梯队建设。

此次代表中国女队出征世界杯总决赛的是由姜懿伦、张丽君、董子齐、姜馨迪组成的队伍,与3月获得世锦赛第六的梅杰之队不同。这支队伍缺少大赛经验,在比赛中有些顾慮。尽管队长姜懿伦表示对这次世界杯很满意,达到了训练的预期目的,把水平都发挥了出来,但中国女队下一步仍要在心理建设、队伍团结、技术细化等方面作努力。

冰壶世界杯是世界壶联于2018-2019赛季全新推出的国际顶级冰壶系列赛事。随着本次总决赛的落幕,本赛季冰壶比赛已全部结束。这一赛季,中国冰壶队经历了起伏,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下个赛季,“固点”队伍将进一步缩减,向“精兵”阶段迈进。

“冰壶队的每一个选手对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都十分期待。在接下来不到1000天的时间里,我们会争取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最好,调整到自己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比赛。”雷懿说。

最令人痛心的一击

痛的一击!

导演娜丁·巴拉基,是黎巴嫩最有影响力的女导演。迄今为止,她导演的三部电影(《焦糖》《吾等何处去》《何以为家》),均由她自己亲自编剧和出演。其中,她主演的《吾等何处去》创造了黎巴嫩票房史的第三名。在《何以为家》中,她出演了为赞恩辩护的女律师。电影中,娜丁采用了许多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让电影更具真实感。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儿童主题的电影,但它却被划为了R限制级,17岁以下必须由父母监护陪伴才能观看,也就是说,这部儿童主题的电影,并不适合儿童观看。因为,电影里充斥着脏话、暴力、以及制作毒品等“儿童不宜”的情节。某些儿童不宜观看的事情,正发生在另一些孩子的身上。赞恩一家,2个大人,7个小孩,挤在一张床上,仅用一张帘子隔开。这里的父母,会用铁链拴住孩子的脚,就像拴住一只宠物;这里的父母,当着小孩的面制作毒品,还让孩子当帮手。当他们长大

一点的时候,男孩成为了廉价劳动力,女孩则沦为待售商品。

然而,他们一无所有的生活,也有快乐。比如,赞恩和妹妹在天台上,把一个烂铁皮桶当乐器。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去一个地方,在那里,有独立房间,在那里,活得更长,并自然死去。然而,这些卑微的愿望,不易实现。赞恩从懂事开始,就痛恨父母,这种恨,源于心中的疑问,养不了我,你们为什么还要生下我?

电影中,有一段微妙的情节,阴差阳错之下,赞恩收留了一个弃婴。他偷了一块滑板,把它做成拖车,把婴儿放在拖车里,到处游荡。困了,铺个塑料袋做床;渴了,喝几口水龙头的水;饿了,翻垃圾桶找别人吃剩的面包、汉堡、三明治。为了照顾别人,他拼尽了全力。他想工作,但因为年纪太小,没人招收。最后,他学父母制毒,然后拉着婴儿走街串巷,贩卖毒品。婴儿因为好动难控制,于是赞恩用绳子拴住婴儿的脚。但生活越来越困难,虽然赞恩想要保护这个婴儿,却还是无能为力。他以400美元的价格,把婴儿卖给了一个

男人。赞恩的人生轨迹,跟他厌恶的父母,重合了。在那一刻,赞恩的判断是:婴儿跟着自己死路一条,不如把他卖给更好的人家。这与赞恩父亲把未成年女儿嫁出去的初衷,如出一辙:女儿嫁出去,有大床睡,有毯子盖,好过跟着自己吃苦。

赞恩父母,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之一,同时也是受害者。妈妈说:我这一生都是奴隶,如果你换成我,你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他的爸爸说: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们中的每个人,在命运和动荡的社会中沉浮,却找不到任何自救的方法,甚至这种苦难,会像遗传病一般,一代一代地往下传递。原来,悲剧的始作俑者,并非个体,而是:贫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男主角,赞恩·阿尔·拉菲亚。这个年仅12岁的小男孩,以极其惊艳的演技,征服了每位观众。在演技的背后,是一段悲惨的身世。因为这个小男孩,本身就是一个流亡到黎巴嫩的难民。在现实生活中,小男孩也叫赞恩,拍摄《何以为家》时,也刚

好12岁。已经12岁的他,甚至连字都不认识。《何以为家》的故事,对赞恩来说,并不陌生,而是他真实人生的写照。有网友说:他根本不是在演戏,而是再现了他的生活。

电影的最后,赞恩得到救助,移民国外。在给自己拍护照时,赞恩给了镜头一个极其明亮的笑容。在这126分钟的电影中,他第一次笑得如此轻松。而在现实中,小演员赞恩,成为土耳其金橘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小赞恩得以举家移民挪威,过上衣食无忧,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生活。

电影里的赞恩,与现实中的赞恩,他们的命运轨迹,在短暂的重合之后,终于分道扬镳。我们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它并不能改变黎巴嫩贫民窟儿童的生活,它更不能改变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的世界。但是,它至少改变了小赞恩的生活,改变了一个小男孩的命运,虽然只是一个孩子,但这个世界,还是变好了一点点。虽然,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乌鸦电影)

【文体快讯】

王一民作客“七彩聊吧” 畅谈电影电视创作



图为王一民在讲座中。(本报记者 宋小勇 摄)

本报讯(记者江慧)5月12日,我国著名影视作家、国家一级编剧、电影《乡情》《乡音》《乡思》三部曲编剧王一民老师,作客市文化馆“七彩聊吧”,作了一场《电影电视创作漫谈》专题讲座。

81岁高龄的王一民老师精神矍铄,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九江电影现象进行了回顾和思考,还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的电影作品进行了回顾和分析。他认为,目前不少电影作品存在世俗化的倾向,这将会悄然改写观众的审美习惯。而观众喜欢兴奋刺激的诉求又将助长电影市场的媚俗之风,使得娱乐狂欢类的作品风靡一时,拥有家国情怀、人文精神的作品反而遇冷。王一民老师指出,能够深层次揭示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希望这些好作品能重新回到影院。作为电影工作者,大家还需加倍努力。

市文化馆的“七彩聊吧”,属公益沙龙性质,以互动提问的方式进行,每半个月举办一期。“七彩聊吧”旨在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聊吧”格调务求开放,包容,随兴,自由。

市直妇工委联合举办 庆祝母亲节系列活动

在第106个母亲节到来之际,九江市直妇工委联合九江市旗袍文化研究会、九江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共同举办一场主题为“致敬母亲,感恩母爱”的主题公益系列活动。市直机关单位200余名女性参加了活动。

市直工委相关负责人向广大市直机关妇女和母亲送上了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并勉励她们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继续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巾帼精神,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勇挑重担,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在加快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融入长江经济带、振兴江西北大门,打造区域率先发展战略高地贡献女性智慧和力量,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拼搏精神,创造出骄人业绩,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活动还邀请了九江市直妇工委主任张龄之女士做客市直女性“水芝”讲堂作《龄之说礼》的主题讲座。在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及互动中,张龄之女士通过图文结合、现场互动示范等多种形式,绘声绘色地介绍了中华礼仪与个人修养之间的关联。全场讲座气氛欢快和谐,独到的讲解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活动结束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通过参加和体验诗朗诵、为母亲代表献花、致敬母亲讲座、形体训练等环节的庆祝“母亲节”系列活动,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大家通过这些方式表达了对母亲的感谢和对母爱的感恩!

这次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令母亲们喜闻乐见,不仅有利于塑造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人母新形象,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主义正能量的具体举措。(李耀伟)



第八届羽毛球俱乐部联赛举行

5月3日至4日,九江市第八届羽毛球俱乐部联赛在九江市体育馆举行,比赛分甲乙丙丁四个水平组进行,有45支代表队近700余名羽毛球运动爱好者参加了比赛角逐。最后诚和实验(盛友)一队获得甲组冠军,神马浮云队获得亚军,羽晓天之阳获得季军。(本报记者 宋小勇 摄)

【推荐】



《何以为家》

(请读者与本报联系以便瞻摹篆刻)